

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米兰·昆德拉



徐景辉

北方文艺出版社

边缘地带

边缘地带

徐景辉

BIANYUAN DiDAI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

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

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

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米兰·昆德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地带 / 徐景辉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5317-2135-2

I. 边…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9076 号

边缘地带

Bianyuan Didai

作 者 / 徐景辉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于祺盛

封面设计 / 安 璐 袁 杰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20 × 1020 1/16

印 张 / 28.25

字 数 / 500 千

版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8.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135-2



徐景辉 笔名荒村

1958年11月7日生于黑龙江省肇源县一个叫大弯子的小村，曾就读于牡丹江师范中文专业，牡丹江教育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先后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驻地作家。

出版著作

长篇小说《血色河谷》

《错望红尘》

《鹿儿沟》

《飘情》

《苍茫大地》

中短篇小说若干

散文《百年履痕》

《遥远的呼伦贝尔》

《正是秋风落叶时》

《解读林海雪原》





飞升一次,再飞升一次,就可能与上帝重合。

——作者札记之一

第一章

1

徐耜在雪梅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脑呈僵滞状。他就坐在宿舍那张凌乱的写字桌后,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茶杯上“梅花映雪”的图案,愈觉心里犯堵,最后,忍无可忍,响亮地将那玻璃杯掷在水泥地上,心绪也随那惨裂声做片状分布,残破不堪。他明显地感到被她出卖了。那个自称信任他也被他所信任的小女子,那个叫雪梅的女人,会出卖朋友,也出卖自己?徐耜感到很有几分可怕。他的确说过杨志是编辑界挂羊头卖狗肉,名不副实的家伙。而这话他只和雪梅私下里说过,除此之外,从未向任何人吐过杨志半个字。事实上,杨志已经知道了他这句话,他在给杨志打电话的时候,杨志已经流露出来,甚至含沙射影地说他有点那个。言外之意,徐耜在作家行列里还不够名牌,不要太倚重。徐耜听了这话,拿着听筒好半天放不下。当时,他并没有怀疑是雪梅出卖了他,直到雪梅一脸踌躇满志的样子走出他的宿舍,他才恍然大悟。

雪梅是徐耜在中国文学院作家班里唯一常打交道且又认为知己的青年女性。徐耜一直认为雪梅是班上众多女性中唯一称得上漂亮而又稳重自持的女人。她在男同学面前常常表现出随和而又矜持,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新潮与矫揉造作。这也是知识女性与一般女性的差异。现代人讲究浪漫,徐耜恰恰是一个不大入时的男人,因此,和雪梅很谈得来。加上两个人都有点古典文学功底,谈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谈起“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未免都有点津津乐道。渐渐的,两个人的来往就日趋密切,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既然无话不谈,徐耜在某一次交流中谈到了一些刊物编辑,自然就谈到《天国文学》杂志社,谈到杨



志。徐耜是通过在《天国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认识杨志的，后来彼此之间有过小交往，杨志也确实帮助过他。杨志是《天国文学》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按理，徐耜无论怎么说对他都是趋之不及的，哪里会有一言半语的微词？只不过徐耜是个耿直汉子，虽然也舞文弄墨，却在为人处世上不擅掩饰，对杨志的一些做法也就很难恭维。他认为杨志急功近利，是那种请了女人下酒吧，两个小时之后就想带女人上床的角色。徐耜进京读书，和杨志接触几次之后，就认定杨志的底版是翻不出好色相来的。只是他没想到雪梅从他身边走近杨志之后会被杨志手中的刊物弄昏了头，会把他说杨志的话原版不动地转载过去。她醉眼朦胧地闯进他的宿舍告诉他，是杨志请了她，杨志一请再请，她的心理价值就直线上升。她说：“老徐你对杨志的认识是错误，真的是个错误。男人评价男人很难准确，只有男人评价女人，女人评价男人才准确无误。”徐耜一时怔住。直到雪梅走出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仍坠入半山云雾之中。后来，他感到雪梅也是为了自己的作品能通过《天国文学》走出来，不禁为自己的茶杯惋惜，默默地捏了笤帚将碎片扫了。

徐耜聊以自慰的是他还能保持头脑的清醒。他真正感到作家班的环境和其他社会环境没什么两样，形形色色，不过是大世界的小微缩。正像一首歌唱的，这个世界很精彩，这个世界也让人无奈。无论你走到哪儿，都无法摆脱媚俗，稍不留神就会陷入网状的流言之中。对此，徐耜已经吃尽了苦头。

徐耜对生活原本不是这种态度，他一向自诩为乐观旷达，与世无争的。别人也常说他活得潇洒飘逸，很男人气。自从他在追求仕途中磕磕绊绊，脑袋上撞了几个小包包，才认识到自恃清高与客观现实全都有些不对劲，生活有令人畏惧的一面。直到他走出生活多年的山区小城，一路跌跌撞撞走进中国文学院大门，仍然心有余悸，对生活的猜忌和畏缩有增无减。从此，他对待现实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常常抱一种置身局外、冷眼旁观的态度，也很超脱。有时候，他也问自己，是不是变得圆滑了，老于世故了，从前的棱棱角角已消磨殆尽，潇洒和飘逸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过去，自己是毛头小子，常常抱怨某些人太成熟，瞧不起他们的圆滑老到。现在，竟不知不觉地跻身于成熟者之列，反而看不惯一些毛头小子，认为他们只凭一腔热血，缺乏深思熟虑和变通练达。这是不是自己也变得老到圆滑了呢？

徐耜躺在硬板床上望着天棚。洁白的顶棚偏偏在角落里吊着一片灰网。一只小虫也许是小蜘蛛在里面蠕动，挣不出。他忽然有所感悟，那就是人生的一个哲学观照。人总是忙忙碌碌绞尽脑汁织网，结果总是把自己网在里面爬不出，摆不脱。作茧自缚，这大概就是人自作聪明的结果。他就那么盯着顶棚，看那挣来挣去的小蜘蛛或小虫，便觉得就是在看自己。他走出山区小城的那一瞬间，不过是为了挣脱，想一头撞出尘网，能多一点本色，少一点媚俗。结果，雪梅和杨志又把他网住了，又将他扼进媚俗脱不出来。



2

徐耜走进文学院之后一度大失所望。这里完全不是他想象的样子，校舍简陋得有些看下去，吃住学习都在一幢五层小楼内，就像难民营，而且人也一塌糊涂。徐耜原以为是进了令人羡慕的文学圣殿，实际上给他的感觉是江湖杂班和地摊文学集市。应该说中国文学院在中国文学界对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仍具备十足的魅力和权威性，很让徐耜或类似徐耜这样的文学爱好者着迷。徐耜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牌子有过许多渴望和夜不能寐的向往，也曾无数次想入非非，无数次激动过，从未想到过会变成现实——那都是十几年前的旧梦——到底是改革搞活的政策成全了他的旧梦，只是姗姗来迟。徐耜很实际，难免对迟来的旧梦有些遗憾。男人过了35岁之后，更多的是考虑实际，而不是做梦。诸如柴米油盐、老婆孩子，出了门就是考虑职称工资入党提干，如何在外面干得有头有脸，如何向别的男人那样，“家里有茅台，开会主席台，看戏坐前排，出门车就来”。活得人模人样，潇潇洒洒，让爷娘兄妹、老婆孩子都能跟着抹抹油嘴，风光风光。结果没有。是命运捉弄他。他曾一度痴迷于文学，热衷于写作，却一事无成。他自己也没想到，在他放弃往文学道路上挤的时候，竟然晃晃悠悠走进了文学院来读所谓的作家研究生班。徐耜对自己的这种选择一直莫名其妙。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怎么会再一次来弄文学，而且是人生已到35岁的时候。钱钟书先生曾调侃说，爱神只钟情于年轻人。其实，幸运女神和文学女神也不会喜欢一个到了身体发胖年龄的男人。女人都说男人这种时候最有魅力，徐耜却感到自己锐气大减，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他进文学院就是在工作上面力不从心的结果。他始终认为进文学院重温学生生活是糊里糊涂而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人生的一次走麦城。

徐耜一直对自己持沮丧态度。回顾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几乎找不到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23岁那年他走出师范大学的校门，一头扎进山区，在中学讲台上一站就是八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八年了，别提他了。”八年中，他整日捏着粉笔头站在讲台上贩卖“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往往复复，咀嚼得寡淡无味。唱“大江东去”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一样，都无法让他激动。起初，他还算是个热血青年，立志要在教书育人上干出一点名堂。后来，每次回到老家乡下，看到老父亲从田里疲倦地回来，弟弟妹妹也一脸风尘，带着过分的阳光色彩，心里便泛生说不出的酸涩。言谈之间，一家人都对他寄予了无限希望。弟弟妹妹也是几经考场，最终还是名不见红榜。没有办法，只好爬地垄沟。虽说农村正充满生机，那希望的田野却长不出高楼大厦长不出立体影院长不出卡拉OK和现代城市文明，在山沟沟里怎么扑腾也无济于事。弟弟妹妹宁愿进城受穷也不愿在乡下



脱贫致富。老父亲每每抱怨他：“我苦巴苦拽供了你，你也该瞅瞅弟弟妹妹。”话没明说，徐耜也感到里面的潜台词，感到肩头责任重大。

徐耜从此痛下决心，要离开三点一线的校园生活，四处活动，剃门子盗洞也要弃教从官。许多人对此不大理解，认为他是顶呱呱的高中语文教员，继续教下去会大有前途，至少也闹一个“桃李满天下”。徐耜铁了心。徐耜毕竟不是糊涂虫，他看透了趋势。不管上头怎么喊重视教育，到了下边就成了耳边风。中国毕竟是人口大国，毕竟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四大文明古国就被中国占了一席，其文明根源就出于古代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而这种思想文化到今天也仍有其顽强的承续性。无论怎么讲科学、讲现代化，实际上统治人们思想意识的还是几千年都没有变的“官本位”那一套。手中有了权力，就能呼风唤雨，要啥有啥，当然也不会缺钞票。有了票子，就会脱贫致富，用不着风吹雨淋，商海涉险。不淌一滴血，不流一滴汗，钞票就大大的，实在是智慧。而这一部分人中的大部分，就是靠以仕致富起家的，有人因此称之为“终南捷径”，也把权力看做是宝葫芦一般的好东西。

徐耜铁心改行，不仅仅是为了摆脱那俩子不顶一个的死工资，更主要的是能够让家里人跟着扬眉吐气。老父亲勒紧腰带供他上大学，实质上就是让他给祖上争口气。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母亲刚刚去逝半个月，父亲为给母亲治病背了一身债，他很想撕掉那张通知书，是父亲声泪俱下，要他给弟弟妹妹走出一条好路子，打消了他要下田务农、替父还债的念头。徐耜深知老父亲的脾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的。父亲每到过年都供祖宗，祖谱上也总是那副充满教诲和殷切期望的老对联：“继祖宗一脉因传曰忠曰孝，教子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既然耕不能给祖宗争气，也只有读书一条路了。徐耜几乎是揣着父亲的泪水走出山村的。徐耜读大学期间，老父亲在家里带着弟弟妹妹节衣缩食，两年都没舍得吃一个鸡蛋，全仗十几只鸡的屁股供徐耜零用钱。好在那时候刚恢复高考，还没有自费一说，也没有诸多名目的杂费。徐耜就凭每月23块钱的助学金和一家人嘴上勒苛，省吃俭用才读完了四年大学。老父亲原以为这一回算是出头有日了，没料想，寄予厚望的结果却是个中学教员，勒紧腰带培养的不过是个孩子王，光宗耀祖的理想也就像田埂上的一阵旋风，眨眼不见了。“整天和孩子娃打交道，能有啥出息！”老父亲绝望之后大病了一场。徐耜顿时觉得男子汉当孩子头，不仅丢了祖宗的脸面，也对不住父亲。再说，社会风气江河日下，大学生渐渐泛起了地方粮票，职大、电大、夜大、函大、自大接踵而起，大学文凭多如牛毛，大学生亦如过江之鲫，尤其在教师堆里，大学生攒成堆，显不出山高水低。为了老父亲，为了弟弟妹妹，也为了自己，就得改弦易辙。除此，别无选择。

徐耜有了这念头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就集中精力走社会关系，一门心思奔仕途。当时，他刚好有一首歌词给登在省报明显的位置上，市委宣传部立刻注意到



了他,正打算把他调到市委宣传部去主大笔。偏巧,组织部也正下派干部,有两名空缺。社会上流行两句话:跟着宣传部,常常犯错误;跟着组织部,天天有进步。徐耜思前想后,觉得折腾一次也很不容易,不如一步走到进步行列,也省得担心犯错误。组织部用人关键要会“组”会“织”,并不看中一两首歌词的小作者。结果,徐耜空花了很大力气,终因无泰山之力,不仅进不了组织部,连市委宣传部的大门也没摸着。宣传部以攀高枝之嫌把他拒之门外,那首歌词最终也未能挽救他的命运。为此,他在情绪上受了挫,很长一段时间都萎靡不振。又是老父亲进城来看他,把他从头到脚骂了一遍,他才又振作起来,重整河山,另辟蹊径,决心通过自身奋斗来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他从小唱惯了欧仁·鲍狄埃的歌曲,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希望自己能成为作家,有某一篇作品在某一天夜里一炮打响,然后就大红大紫,接下来就是大富大贵。有了这样的动力,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和稿纸钢笔过不去,制造一张又一张废纸。终于由量变到质变,有那么几张不废的,在不经意的时候飞进某刊物的尾巴上。因此,他获得了一点小名气。市文化局看中了他的文才,一纸调令把他调进了创作室。不料,随后就有一篇小作品出了麻烦,说是影射什么人,而这人又是当地要人,那要人要文要武地要收拾他,于是他又处于人们的一片非议之中了。文化局的领导不能对他的文学作品说三道四,为了不得罪那要人,也不敢再重视他,就把他给边缘化了。文化局原本就是个最不受人重视的单位,一个小小的创作员就更没有出头之日,再加上这篇作品引出的麻烦,他对人生奋斗彻底失去了信心。

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中国文学学院的《招生简章》,要招一个作家班,给研究生学历待遇。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37周岁以内,省市作家协会会员,并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徐耜看了,觉得这几项都刚刚具备,一种逃避现实的心理使他想撞撞运气。徐耜试着填了一张表格又复印了几篇作品及作协会员证件等寄去。取不取由他,去不去由己,不过是扯闲篇的事情,徐耜并没有在意。谁知,这种无心插柳的事情,竟圆了他多年的好梦。他被中国文学院作家班录取了。那时,他还正处在观望之间,抛家舍业远涉京城并非一件易事,上学与否,不过是混一个个人前程,如果能再一次引起领导重视,这一切都大可不必了。他拿了录取通知书去找领导,想以通知书作为炫耀的资本和交换条件,只要领导肯对他重新评价,重新重视,他宁可牺牲掉这次上学机会。他仍旧希望自己能因此擢升为某个小官职,或者进市委组织部过渡一下。只可惜领导并不认识文学,对中国文学院也一无所知,只是淡淡地对徐耜说:“这样也好,可以暂时避开人们的视线,转移对你的注意。”那纸通知书也就当了娱乐桌上的某一张无关紧要的扑克牌,很不经意地给领导丢下了。徐耜从领导淡漠的态度中感到他如何努力在小山城都是没有希望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徐



耜只好走麦城，一赌气，走出山沟，走进了中国文学院。

离开山区小城的那天，朋友都做了鸟兽散，只有妻子泪涟涟地送到车站。火车要开的时候，他想对妻子说几句什么或做几个激动人心的动作，只可惜站台上人很多，他不想在陌生人面前流露出儿女情长。当火车拉响了长笛，他一跃上了车，表现得极为刚毅和洒脱，完全是一副易水荆轲的气度，很英雄。他自己也无法预见到，这一走，就和仕途永远无缘了，也和老父亲的愿望南辕北辙。

3

徐耜走进中国文学院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他只注意到一幢灰蒙蒙的五层小楼被爬山藤遮掩得面目全非。这种时节，山区小城早已经落叶萧萧，而这里的藤子上还是浓浓的绿意。只是这绿意并没给他带来心理上的轻松，反而被这小宅小院与想象大相径庭的环境弄得很糟糕，心里说不明白地压抑，又赶上天空飘着蒙蒙的秋雨，很缠绵也很抑郁。徐耜心里本来就苦涩得说不出滋味，又被这云云雾雾的天气弄得越加阴暗。他一路提着大包小包到二楼去报到，又赶上教务处的人都跑去听什么学习报告，徐耜就被冷置在空空荡荡的楼道里。就在这茫然无措的时候，他遇见了雪梅。

雪梅那天正穿着一身质地普通的紫色长裙，样子很像一株秋野里的山里红。徐耜一眼就猜出她是专门为暗淡争景致的那一种女性。看上去，雪梅很有一些忧忧郁郁的神情，说不清哪一处，又有着绽放的热烈。徐耜正从土里土气的山区小城爬进北京，又是一个意识上尚未开禁的三十几岁男人，自然对雪梅的这种情态看着入眼。他放下手里的大包小包，雪梅就款款地从走廊那端走过来，手里捏一串钥匙抖出一串细碎的声响。

“你是刚来报到的吧？”

她很娴静地迎住徐耜，目光只淡淡地流出一缕不易察觉的微笑。徐耜点点头。

“你叫徐耜？”

徐耜一怔。

“没错吧，东北来的？”

徐耜不得不认真地打量眼前的女子。他很吃惊。自己的照片从未给登在哪个刊物的封二和封三上，而且名气也远未到一个陌生女人张口就能叫出名字的地步，即便诺贝尔奖得主，怕也没这么大知名度。徐耜感到莫名其妙。

“怕是下午没人，都学习去了。”她说。

“怎么办，总得有人接待吧？”徐耜说。

“你已经晚了这么多日子，接待期早过去了。”她说，“我给你找找后勤管理



员。”

说话间，雪梅泊了徐耜一眼，转身轻轻盈盈下楼去了，楼道里反弹一串咯咯噔噔鞋跟叩击地面的声音，很清脆也很有节奏。

徐耜听着她渐走渐淡的脚步声，就猜测她20、25、28或者更大些年纪。徐耜对于女人相貌与年龄的关系一向没有研究，猜不准，也直犯糊涂。闹不清这个女人是怎么知道他的，又不好开口直问，可他对这个女人却一无所知。直到一个操着半是京味半是河北口音的秃着大半个头顶的中年男人提着一大圈钥匙丁零当啷地走上楼来，他仍没能想清楚这个女人是学员还是工作人员。

中年秃顶翻出大半个白眼球打量了徐耜一眼，很轻蔑。

“是作家班的吗？”

“怎么才来报到？”

“有证明吗？”

一连串的问题像是审讯，徐耜一时不知该回答哪一句，慌忙掏出录取通知书给他看。雪梅也在一旁证实说：“应该是他。我们班至今还没来报到的只有他和云南的刘平。”

徐耜这才断定这个年轻女人也是学员，又从她嘴里听到另一个陌生的名字：刘平。秃顶将通知书还给徐耜，重重地泊了雪梅一眼，似乎她是保人，出了问题就可以找她算账似的，让雪梅和徐耜在公物领取单上共同签了字，然后才给了被褥床单暖水瓶水盆毛巾笤帚等一应生活用品，最后从钥匙圈上拆下一把钥匙给徐耜。徐耜就按房号打开了挨近库房的房间，里面阴暗且又铺满灰尘。雪梅帮着把物品抱进房间，堆放在写字桌上，俩人就开始提水打扫。徐耜无意中嘟囔了一句：“这保管也太啰唆，直把我当了治安对象。”雪梅解释说：“别往心里去，我们来时他也这样。你没到教务处领报到证，难免他要多说几句。”徐耜噎了一声，也没再说什么。俩人很快把房间打扫干净。

房间里有两张床，徐耜选择了打开房门也看不到的门后一张将床铺好，雪梅这才洗了手说：“一路疲劳，你该好好休息，我走了。”

“真该好好感谢你。”

徐耜真诚地回敬她一缕目光。按惯例，他该请她出去吃饭，只是初次见面，徐耜不敢冒昧，万一遭到拒绝，双方面子上都不好看。

雪梅似乎看出他的心思，就笑一笑说：“将来是同学了，谁也不要客气，彼此帮助是应该的。对了，今天换不了餐票，一会儿我给你送一些来。”雪梅出去了一会儿，果然就送食堂餐票过来，徐耜要兑付给她现金，被她拒绝了。她说：“干吗这么认真，以后我换不及时，管你要就是了。”徐耜就只好再争执。

雪梅告辞出去，临走才笑一笑自我介绍说：“我是雪梅，大雪的雪，梅花的梅。”



就住你的隔壁,有事你找我。”

雪梅走后,徐耜蒙蒙眈眈躺在床上,睡不着,眼前就出现火车站、妻子和连绵的群山,一幕一幕都划过去,眼前只剩下空荡荡的小屋和耳边回响着的声音:“我是雪梅。”雪梅,雪梅。徐耜一遍一遍重复着这个名字,这名字响亮又高洁,只是徐耜觉得这名字被人用滥了,很俗气。不过,没有她,怕是在报到的第一天就十分尴尬了。他觉得这个小女子很有味道,待人也热情,她留给徐耜的第一印象相当不坏。

徐耜对于雪梅毕竟无法回避,刚到一个陌生环境,都怕寂寞孤独,彼此都在寻求了解和沟通,以宽慰离家的情绪。就这样,徐耜和雪梅在不长的时间内又有了几次小接触,虽没有深交,彼此的印象都不坏。雪梅常常说他沉稳干练,处事果断有魄力,男人味儿十足。徐耜也觉得雪梅不同于一般知识女性,不仅长相身材都很有魅力,内里也有学识有个性,争强好胜,更具有一定的修养。从此,徐耜和雪梅之间更多了一层关切。徐耜每每给人造成误解的时候,雪梅就常常出面解释。徐耜过去依赖惯了妻子,洗洗涮涮的事也经常得到雪梅的帮助。徐耜吟诵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雪梅就会续上一句“除却巫山不是云”。渐渐的,两个人都觉得很合得来,有什么事就拿到一起商量。

交往一个时期之后,徐耜对雪梅的身世也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她的出身很高,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某大学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也是教授级的。她在22岁那年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就被分配在某县委宣传部,整天围着大政方针下笔,跟着领导奔波。雪梅常在徐耜面前谈她蹲机关如何苦恼,如何枯燥无味,如何业余时间弄文学,她说文学是鸦片烟,上了瘾就放不下。她很少给徐耜谈她的婚姻,也许这是女孩子最不愿谈及的话题,而这话题又恰恰是男人最热心的。雪梅只说她大学一毕业就结了婚,父母做主,很不幸。她就在不幸的婚姻中挣扎,至今已挣扎了六年。至于怎么个不幸,她自己不说,徐耜也没理由细打听。她到文学院来,一半是为了文学,一半是解脱婚姻的苦恼。徐耜便有些同病相怜,只是他不是为了解脱婚姻而已。了解了这一层,徐耜和雪梅的交往就更加注意分寸,他深知婚姻不幸的女人对男人更有冲击力,搞不好就会在这种女人身上栽跟头。徐耜只能和雪梅限定在朋友的距离内。

徐耜以真诚待雪梅,一直认为雪梅待他也是真诚的。徐耜每到一个熟识的编辑部,总要叫上雪梅,让她对编辑们有所熟识,有所了解,以便发表自己的作品。徐耜没有想到,她会在杨志面前滋生事端,弄得杨志把他看成了狂傲自大的小人。其实,徐耜并不在乎和杨志闹掰,他原本和杨志就交往不深,只是两年前杨志在《天国文学》上给他发过一部中篇小说,从此,两个人有过几回书信往来。徐耜自己到了京城,离《天国文学》近在咫尺,不能不去问候一下。所以,他就带雪梅去了几回,也算



他和杨志真正交往。徐耜第一次,就请杨志在饭店撮了一顿,在饭桌上,杨志却抛开徐耜,不住地拿眼神往雪梅身上刮。就是那一次,徐耜看穿了杨志也开始瞧不起这个急功近利的小编辑。后来,杨志频频单独请雪梅,徐耜出于爱护,说了一些杨志有一双色迷迷的眼睛,要她小心提防的话。不料,这些话都一字不漏地滴进杨志的耳朵里,难怪杨志几次打电话来嘲讽他,旁敲侧击戳他的脑门子,若不是雪梅一脸酒气不打自招地供出来,他几乎还蒙在鼓里。

4

周末。

晚饭后,一楼大厅里依旧传出缠缠绵绵的舞曲,班上每周末要在大厅里组织一次“轻松舞会”。徐耜对跳舞一向没有专长,也没有形成爱好,因此,对舞曲无动于衷,依旧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父母兄弟,想妻子,也想雪梅,想那一声碎响就跟在雪梅身后,雪梅听到后会做何等感想。他的思绪一时陷入混乱之中。

鲁雄轻轻推门进来,徐耜竟然毫无反应。鲁雄就在床边坐下,伸手搔了一下徐耜的胳肢窝,把徐耜从思索中搔出来。

“跟谁较心思呢?”鲁雄说。

徐耜愣愣怔怔地望着鲁雄,没有回答。

“想老婆了吧?”鲁雄调侃说,“别那么忧伤,立贞节牌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女人多的是,到街上拉一个来,何必躺在床上和自己过不去?老是这样,东北虎就会变成东北猫了。”

“去你的吧。”徐耜扑哧笑了,“只有你才会想街上的烂菜货。”

鲁雄说:“算你高胃口,不吃街头的烂菜货。作家班的怎样?”

徐耜懒懒地回了一句:“没那本事,档次太高我够不到。”

鲁雄打了响指。说:“楼下正跳舞,又有一次异性贴近机会,你不去?”徐耜淡淡地摇了摇头:“我这副尊容,往舞厅这么一站,整个一个东北镖头,不把这些青年女作家吓出心脏病才怪,还是积点阴德吧。万一惹恼了哪一位的夫君,拿着大板刀来剁我的脑袋,自己的老婆也饶上了,这机会还是让给你吧。”

鲁雄浓黑的茬茬胡翘了翘,想说什么,自家先笑了:“你这么不近女人,是为妻守节还是忌荤守戒?像你这种能守得住的人应该皈依佛门,一心向善,说不定就会西天有路。你成佛了,只怕你老婆不高兴,你这份清静守身的心思,也就全白费了。”

该死的鲁雄。

徐耜在心里骂了一句。



徐耜在班上和男同学来往比较密切的就是鲁雄。鲁雄比徐耜大两岁，性格比较趋近，更主要是鲁雄具有山东大汉的豪爽和诙谐，满肚子民间荤故事，常把徐耜笑得捧腹不止。他想编一本《民间荤故事大全》，徐耜提醒他别惹麻烦，他才没有付诸行动。徐耜和鲁雄两人也常在一起天南海北地神聊，谈各自经历的坎坷和趣事，只是很少像今天这样谈论男人与女人的问题。徐耜感到鲁雄今天很兴奋。

“走吧，我们两个舞盲也下去扫扫盲。”鲁雄想把徐耜拉起来，“你老婆又没长千里眼，顺风耳。在中国文学院，你就大胆地往前走吧。”

徐耜懒在床上不想动。他说：“我不是守贞节图牌坊，只是没那清福，受不了女人的香水味。尤其发胶水的味道，一股一股往鼻子里钻，直让你打喷嚏。万一哪一口不对劲，把痰或唾沫喷到哪位女士的香腮上，岂不是白白糟蹋了好人家儿女。暴殄天物的事情我是不做的。”

鲁雄听了，嘲笑徐耜到底还是小农意识，一点也不够大气。徐耜正为雪梅搅得无情无绪，也就没有心思和鲁雄耍贫嘴。鲁雄也是个大块头，属于不宜跳舞那一类的，不仅不会跳舞，连一首完整的歌也不会唱，被女同学讽之为木鸵鸟，鸣不能鸣，舞不能舞。鲁雄既不恼，也不羡慕别人，只在朋友、酒桌和荤故事中自寻其乐。除此之外，他的信条是征服女人，认为最有本事的男人是最能征服女人的。

徐耜说：“我看你也不是跳舞的角色，不如我们去散步。”鲁雄本想拉上徐耜到楼下找女同学学跳舞，以便将来也有机会潇洒走一回，见徐耜有些情绪，又对舞曲毫无反响，也就一口应了下来，俩人踢踢踏踏地下了楼。

楼下大厅里灯影摇曳，乱乱纷纷正跳得热烈。徐耜和鲁雄想贴边溜出去，却被裹进中央。徐耜无意中瞥见雪梅。雪梅正和那个整日炫耀两本诗集的北风贴近交流，舞步也有些乱。徐耜最看不起北风这类自诩为文学天才的诗人，他们在黄土地、红土地的时候也是有姓有名的，到了这里全把祖宗的姓氏埋进土里当粪沤。谁知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东西，也许是狗不理、大头菜一类的玩意儿，却拿着两本诗集在中国文学院刮起了北风，而且经常煞有介事地大谈老黑格尔、荣格、金斯堡和弗洛伊德之类的时髦名词，把他崇拜的洋诗句写在墙壁上。徐耜有几回很认真地读了，结果一塌糊涂，实在说他没怎么读懂。那诗句他还记得：

温馨的身体

在黑暗中

一起闪耀，

手在移向

肉的中心，

皮肤在



幸福地颤动

灵魂喜悦地

来

到

了

眼睛……

徐耜认为他不过是用一些陌生的名词或诗句来吓唬人，也许他对元稹、萨都刺、纳兰性德都一无所知，硬把自己装扮成什么后现代，什么先锋诗人之类外骨外肉的人物，实际上也不过是外强中干，和自己一样，属于beat generation^①那一类，内里一无所有，甚至连传统文化是什么，都一概没见识过，直站在自认为是文学的峰巅上往外看，把眼睛都看斜了，不得不配一副近视眼镜来掩饰自己灵魂的弯曲。

北风正把雪梅搂在怀里发挥激情，转身的时候一眼看到了徐耜和鲁雄，忙喊了一声“老徐”。徐耜对北风冠以“老”字喊他，也极不舒服。原本到这个作家班来就拿不出一本两本集子，再被人称“老”，顿时就日暮天苍起来，拉着鲁雄急忙往外钻，几位女同学还追着叫：“老徐别走，玩一玩嘛。”同时也喊鲁雄留下来跳舞，鲁雄还有那么点犹豫，被徐耜一把拖走了。俩人就像突出重围的伤兵，凄凄惶惶挤出大厅。

投身到街上，俩人一时没了目标，狼魂一样飘来荡去，直到飘出文学院门外那条悠长的小巷，面对马路上灿烂的灯火和钢水出炉般的车流，依旧很茫然。最后，俩人盲目地钻进了公共电车。

“去哪？”鲁雄问徐耜。

“你想去哪？”徐耜问鲁雄。

鲁雄也没有目标。

徐耜说：“随便吧，跟着感觉走。”

鲁雄也说随便。女乘务员便拿一种警惕的眼光盯住这两个外省大汉。徐耜掏钱打了两张终点票，俩人便毫无目标地随车而行。

车门口处很挤，徐耜和鲁雄两个就凭了块头和力气往中间挤，徐耜不小心踩了谁脚，立刻有人叫：“干吗呀，干吗呀，踩了脚了还不知道？”鲁雄在后边瞪了那人一眼：“叫什么叫，怕踩就下去！”那人瞅了鲁雄一眼，立刻私下嘟囔一句什么，就缄口不语了。徐耜心里暗笑，文人粗起来，也是雄赳赳地吓人。

坐了几站地，车上的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徐耜却感到越拥挤。拥挤

^① Bes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



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几个，是那么两对少男和少女。他们往一块挤，挤到近前便半搂半拥地紧紧贴住，先是下体贴着——隔着衣服也会让人产生某种不健康的联想——然后就是上体，最后连嘴巴也咬合在一起。有个小伙子直咬得那女孩子呜呜噜噜的，好像透不过气来。徐耜就觉得那少男有意要把那少女憋死。他不忍再看，一个已婚男人看这种风景未免流入下作，就扭过身去和鲁雄说话，可眼睛却管束不住，直往那对男女身上瞟，浑身热烘烘地冒火，那对少男少女犹如身置无人之境，依旧有滋有味地咬。

徐耜一向认为京风朴实，却不料是这般疯狂。这几年开了放，放进一些西方文化，少女少男都变得肆无忌惮。徐耜看了心里有些失衡。在山区小城，你要是敢当街拥抱一下婚外女人，给人知道了也会毁了半生前程，其实是连一点荤腥也没沾的。到了北京才知道，有权有钱和有头有脸的男人，挂一个半个小妞又算得了什么？别说中国妞，如果肯花大价钱，洋妞也泡得来。

鲁雄见徐耜不说话，眼睛直走斜线，就打趣说：“别那么春心荡漾，看得人家小伙子直发狠呢。”那小伙子听了这话就如没听见，只瞥了鲁雄一眼，算是抗议，仍旧拥着那女孩亲吻得热火朝天。徐耜却被鲁雄说得不好意思，脸红耳热，转过身来再不敢看那对男女。他本想伴那一对多坐一程，鲁雄这么一说，就再不好奉陪下去，待前站停车，就拉了鲁雄匆匆下了车，直骂鲁雄有意让他难堪。

鲁雄解释说：“我本是想调侃那一对，谁知人家满不在乎，倒把你说羞了。”

“嗨。”徐耜慨叹说，“现在的年轻人……”

徐耜原打算到天安门广场观夜景散散心，却不料在东长安街就下来了。两个人就一路拾着辉煌的灯光沿长安大街一边走一边聊一些彼此关切的话题，从文学谈到文学院，谈到作家研究生班，谈着谈着，自然就谈到了雪梅和班上的一些女同学。徐耜自嘲地调侃说：“男人离家久了，谈的话题更多的是女人。女人离家久了，会不会也是这样，背地里经常谈论我们男人？”

“应该是这样吧？”鲁雄说，“这该问问雪梅。”

徐耜默默不语。

“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和雪梅闹翻了？”

鲁雄收住脚步，直盯着徐耜的表情。

徐耜无法把自己怀疑雪梅在杨志面前搬弄是非说出口，就噓了一声：“人各有志。”俩人便踏着灯影踱去。

“咱们导师江镇已经盯上雪梅了。”鲁雄张手做了个惋惜状，“雪梅也正处在春水涨潮时候，向江导滑行，说不定哪一天夜里就会向江导开放。”

“别捕风捉影。”

徐耜不信。



“信不信由你。”

鲁雄看见路边有一所公厕，就进去解手，徐耜倚在路灯杆上等待，脑子里云云雾雾翻卷着鲁雄的话。他认为江导一头白发，且满脸猪肝色呈现心脏衰竭势头，已经是残羹冷炙，风烛残年，生命已经到了末日，没有多大油水了，会有精力扯女人的皮？扯淡。鲁雄解了手出来，继续证实自己的说法。他说江导如何人老心不老，如何利用女同学发表作品求功名的心理套女同学上床。班上的廖了女士已在文学院混迹了四年，不顾远在新疆的丈夫和小女儿，就是为了求得早日实现名作家的梦想。江导就利用她这种心理，已经占有了她三年。她的作品几乎就是下水道的浊物臭水，臭不可闻却直往外流，原因就是靠了江导在文学界的倚重和老面皮。

“江导又不是神仙，能呼风唤雨？文学界他能一呼百应？”徐耜说。

“我早就认识江导，了解文学院。”鲁雄说，“江导在文学界毕竟有威望，哪个编辑不给他面子？老师搞学生，这也算江导给文学院带来的好院风。”徐耜对鲁雄的说法半信半疑，他也不想恶意猜测廖了，像廖了那么年轻美貌的川妹子，即便不巴结江导，在杨志一类见色起心的编辑当中也会游刃有余。他说：“廖了看上去不会是那种女人，你是不是道听途说，跟着别的同学瞎起哄？”鲁雄笑了笑说：“你以为廖了是什么人，贞节烈女？江导又是什么人？像江导这种人，是什么手段都敢用的。哪个女生不顺从他，他就会在文学界把你贬得一文不值，就把你判了文学死刑，让你灰溜溜退出文学圈子。他和廖了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谁不知道？”鲁雄直把他看成是一个见色忘本，以色迷情，以文择色，见了漂亮女人就提不上裤子的那类马路边上拦路强奸的下流蹩脚的小瘪三，漂亮的女人最好离他远点，他一旦看上了，就算你晦气。

徐耜长长叹了口气，猜测鲁雄对江导有成见也说不定，对鲁雄的话也没十分在意。盛世之风淫，这也是一般常识，容易被理解和被接受的。

鲁雄又发一顿有关文学院的牢骚，他跟徐耜一样，曾经那么向往这座文学院，直把文学院看成是文学青年的天堂，是文学界的“黄埔军校”，想走进来是多么不容易。可他们真的走了进来，又感觉全不是那么回事。关键是如今不同了，社会发展到了以金钱作为入场券的时候，任何神圣的地方都会变得一文不值。鲁雄还告诉徐耜，他们过去寄到文学院里的表格和作品，根本就没有谁去审查，所谓“以作品招考”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已，只要交足了学费，是任何人都可以踏碎文学院门槛的。

徐耜什么也没再说，不管鲁雄如何大骂，在徐耜心里，文学院毕竟是文学院，是文学青年的耶路撒冷。

鲁雄见徐耜无动于衷，就有些愤愤然。他说：“你这么单纯，缺乏人生透视力，怎么可以搞文学？”徐耜听了，心里老大不舒服。徐耜进中国文学院，不仅仅是想多